文章提供 人间烟火
https://laiguofang.com

在魔幻的一端

●文/姚斌奕

十岁那一年，我有了人生第一件印著切格瓦拉（Che Guevara）头像的T恤。

当时穿起这件墨蓝底色，黑白印花的所谓「潮衫」，拿著足使年轻男性肾上激素飙升的《摩托车日记》，不知何来的意气风发，我幼稚地认为本身已是「反叛大潮」中的一员，仿佛那些抗击暴政捍卫自由的史诗壮举都有我一份，殊不知相关举动实则是一种莫大的讽刺——我用老爸在资本工业里头赚的钱，去购买了这件由资本趋势催生的产品。想想都觉得可笑，这位阿根廷籍丛林游击队长，其一生都致力于摧毁资本主义体制，而千万个缺乏思辨能力的「我」，却在崇拜他「社会主义革命精神」的前提下，花银子供养他最憎恨的商业投机者，果不其然，继切格瓦拉后，便是非洲和平之父曼德拉（Nelson Mandela），被印在大大小小的服饰用品上。噫！好一道二十一世纪的新兴时尚风景，让人不禁得问，先行者们以生命刻画下的启示，怎就压缩得如此廉价，变成秀场中的招摇过市？

既已通过切格瓦拉聊到了拉丁美洲，不妨也往下说说一些该地的人事物。

还记得区区最早的「拉美」经验，是小学五年级期间，在图书馆里借阅到的一本哥伦布小传。哥伦布，意籍西班牙航海家，号称是第一位登陆中南美的欧洲白人。他的事迹，在这本小书中被极尽美化，说他是蛮荒开拓者，交通领航者，印地安民族的指路明灯，反正眼下我一小屁孩是由衷信了，直到后续上了中学，接触到另一本由约翰汉姆（John Hemming）写的《征服印加》（Conquest of the Incas），才晓得哥伦布不仅给他误认作印度（故中美洲亦名西印度群岛）的那片大陆带去了西方文明，同样的，他也引进了枪炮、杀戮与传染病，更别讲随之跟著他脚步灭绝印加、阿兹克特、马雅三大帝国的西班牙海军，诸如皮萨罗（Francisco Pizarro）等殖民者，他们哪有什么人文情怀，为取之不尽的白银与黄金矿藏而已。

是故至今的西班牙语境里，还有这样的一句老话：「Vale en Peru」，意指「像秘鲁般抵得上世界的价值」，概因往下四百岁里，年均三百万盎司的白银输出，西人就此践踏于无数的印地安族冤魂上，开始他们纵横大洋的制霸之路。

道是俱往矣，要真恨亦恨不起来，且拉美也不只有血泪史，它的足球运动兴许更能动人心弦。就我本人角度，对美洲的痴迷始于九八年的那届世界杯…

我也许没经历过比利、马拉多纳等南美球员封神的黄金时代，但这一次，巴西有个剃光头被戏称「外星人」的郎拿度（Ronaldo），屡屡上演单骑叩关，他的高速带球过人，他的刁钻射门，他轻易戏耍欧洲众多后卫的姿态，我看在眼里就与《三国演义》中赵子龙的七进曹营没啥差别。还有阿根廷的金发战神巴迪斯度达（Gabriel Bastituta），他在禁区里外用身体硬吃敌军，势大力沉的种种重炮，您要问我有何感念，一句「人中吕布，马中赤兔」是逃不掉的。另外，像里瓦多（Rivaldo)、卡路士（Roberto Carlos）、朗拿甸奴（Ronaldinho)、卡卡（KaKa）、克雷斯波（Hernan Crespo）、华朗（Veron）、里克尔梅（Requelme）、雷科巴（Recoba）、佛兰（Diego Forlan）、法尔考（Falcao）、桑切斯（Alexis Sanchez）、苏亚雷斯（Suarez）以至「诺坎普之王」梅西（Lionel Messi）、「精灵」内马尔（Neymar）、「天使」迪马利亚（Angel di Maria）等等美洲球员，倘若足坛少了此些脚法魔幻的健将们，想来必会大煞风景，无疑将显得单调乏味。

提及魔幻，这绝对是拉美文学的既定标签。不管我们有否真正读过，只需是对小说新诗浅浅涉猎过的，有些名字就注定须得谨记。譬如哥伦比亚的马奎斯（Gabriel Garcia Marquez）、智利的聂鲁达（Pablo Neruda）、阿根廷的波赫士（Jorge Luis Borges）、千里达的奈波尔（V.S Naipaul）等等文豪，他们笔下以近乎炼金术般提炼出来的文字，或像化学元素一样会伴随周期裂变分解合并的叙述方法，似一抹抹构建在缥缈中的巫魅，既迷幻诡谲，却也把人心的徬徨与欲望，侧写到了掘地九尺的深度。或许，《迷宫》和《百年孤寂》在您眼里唯有时空错置后的晦涩颓唐，或许《1948年纪事》和《大河湾》对独裁与殖民的控诉让您看了烦躁不安，然切莫忘记，美好与残酷永久皆是共生的，难被理解的世界并不代表不存在，假象往往才是最真确的写实。

君不见多少学者及电影人都被拉美的魔幻漩涡给牵扯了进去——

法国人类学家李维史陀（Levi Strauss），因雨林的浩大繁复和原住民的纯粹而震撼，转则交出了《忧郁的热带》，这本哲思满满的惊世之作。

旅英行脚作家保罗索鲁（Paul Theroux），他的《老巴塔哥尼亚快车》，一句「我不过是个不折不扣的异乡人」，间接拉开了背包客在拉美大地上的窘境。

美国探险家乔凯恩（Joe Kane），也因亚马逊河的奇险与广袤，留下了《航向恶水》这部记述乘独木舟横渡全域的珍贵笔记。

还有亚伦派克（Alan Parker）和王家卫分别来自东西方的大导演，亦都同在安地斯高原完成了自己生涯中的最好作品。一部麦当娜（Madonna）加班德拉斯（Antonio Banderas）演出的《贝隆夫人》（Evita），一部张国荣梁朝伟联袂担当的《春光乍泄》，于探戈舞步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霓虹中，家国情怀及炽烈感情得到了疏导，于是人们总在夜深人静里听著绮丽锥心的明哥式（意指黄耀明）唱腔，或哼著荡气回肠的《Don't cry for me Argentina》，想像自己正被潘帕斯草原的荒芜所包围，连呼口烟气都是冷冽唯美的。

啊，有烟怎能无酒，诸如墨西哥的龙舌兰特基拉（Tequila）、加勒比群岛的甘蔗兰姆（Rum）、巴西的卡沙夏（Cachaca）、秘鲁的提子皮斯科（Pisco），或阿根廷、智利、乌拉圭产出的著名红白葡萄酒（Cabernet Sauvugnon、Merlot、Sauvignon Blanc）等等，悉闻都是极醇极有个性的醉人佳酿，只可惜我的过敏体质无法消受，但配一盏玻利维亚的马黛茶，或牙买加的蓝山咖啡，或哈一根古巴的Cohiba雪茄，这点另类微醺我倒是有福享用，究竟算是一亲拉美的芳泽了。

您别说，咱常喝的可口可乐，常点的Tabasco辣酱，里头的古柯叶及辣椒萃取物，不就是南美大地的余韵吗？

那样的故事还有许多，寒冰与火热交织的，污浊与高贵同列的，温柔与血色并进的，怪诞与现实平行的，反抗与妥协融汇的，毒与药仅一线之差的，在无以名状的岁月中，乐天性格的美洲总归一步步地坚挺前进——灿烂且依旧夺目著，不减一丝风华。

编辑／蔡美燕